

天姥茶话续集

作者:石永彬 徐国铨

四九、茶山对歌

陆羽担忧李季兰的安危,只怕她也会像西施、王昭君、貂蝉、杨玉环四大美女那样不得善终。一夜之间,不得安眠,想来想去,忧心似焚,最后下定决心,要去幕府当差,积些银两,为李季兰赎身,让她还俗,做一个平民百姓,穿起布衣,采茶养蚕,锄草桑梓。想到这里,方才朦朦胧胧地睡了过去,当他被人叫醒时,已是第二天日上三竿的时候了。

用罢早斋,皎然大师、陆羽、李季兰三人立即整装出发,随身挂着布袋,以备采摘东山寺后乌岩山上的点茶标本,回寺来再制成干茶。他们缓步羊肠小道,由玄通和尚指点上得山腰,立即领略这山景的旖旎美妙,但见那横抱呈围的高大乌桢树林呈现在他们的面前,遮去了蓝天白云,人行走树荫之中,阳光从绿叶的缝隙中一缕缕的投射在林地和人们的身上,照着他们走够多时。突然,眼前出现宽阔的泥疙瘩,好像是树林将它托起来似的,眼前的视野也宽广了些。玄通和尚不由双手合十,念了句“南无阿弥陀佛”,笑得像尊布袋和尚似地说:“乌岩山茶圃就在眼前!”众人举目一看,果然有许多茶树呈现在面前,这些茶树长得矮小,三三两两,一簇簇地散开在草地上,既不成行,也不成列,而是散散落落地向八方展开,呈满天星状,顺势布成了一大片。他们四人蹲下身来审视这些茶树,虽然矮小却向周围膨胀,很有生命力,暴发出的茶芽,大多为对叶状,色呈米黄,色泽润洁,以手抚之,叶虽小但挺拔坚实,散发出阵阵清香,含于口中细细品味之,含有毛栗之甜味。四位茶人兴奋起来,一边采摘一边哼唱。陆羽在龙盖寺度过童年,长成少年后,不愿削发为僧,辞别积公下山,在杂耍班里当了名小丑,借此混口饭吃,也就唱起了滑稽戏。如今,他借此宣泄昨晚郁结于胸的忧愁,哼起当年的曲词。陆羽茶兴勃发,真不负“季疵”其名。手摸布袋,已让他采到足够多的好茶,在茶香熏陶下,他已变得容光焕发、精神振奋,此时的他比起上山时的他,已判若两人。他一边与皎然大师、李季兰采着乌岩山茶圃中的对叶嫩茶,一边唱起唐滑稽戏,诸宫调中的【油葫芦】(有时也写作“尤葫芦”):

一上天姥翠苔滑,
践绿墙,
则见沿溪瓦舍两三家。
听得朝阳莺燕声喳,
这时节,
春风桃李花开罢。
季疵不伴长沮事耨耕,
做茶翁、理对芽,
常则是布袋三千青钱,
抵多少日坐县衙。
其声清脆悠扬,上扬云间,下达山谷,激荡回响,辗转回韵。听得皎然、玄通两位大师及季兰女冠齐声喝起彩来,惊动林中杜宇扑腾腾飞舞盘旋于空中。李季兰本是歌舞行家,深深被陆羽朗朗词调所感动,张开她那樱桃小口,露出其洁白锃亮的贝牙,和了一曲【端正好】带转【滚绣球】:

春风拂羽衣轻,
本厌红尘跳出樊笼,
只待王孙草拔开云雾丘陵。
脱身世外无擒纵,
露华浓素巾重。
香浓渗郁从林把山路引,
密匝匝长苔痕将莲步定,
神衣甘侯锁古崖,
白茫茫观山下云深处,
黄滚滚咫尺人路不通,
兀的不把春光断送。

李季兰的歌喉恍若青鸾啼鸣,足以听出隐含忧愁,陆羽听得双目含泪。此时的陆羽突然想到,李季兰与官宦或文人墨客多有诗酒相

酬,意含缱绻作为应对。她今来剡东天姥之前,曾经赠诗与阎二十六,心中不以为然,便信口将《送阎二十六赴剡》这首诗唱了出来:

流水阊门外,
孤舟日复西。
离情遍芳草,
无处不凄凄。
妾梦经吴苑,
君行到剡溪。
归来重相访,
莫学阮郎迷。

李季兰听罢抿嘴一笑,以为是宾朋中的一种普通交往,而不足以大惊小怪。阎二十六本名叫阎伯均,与季兰的私生活无涉,她为消除季疵的误解,就拿出另一首《接阎伯均书》的诗,来与陆羽对垒:

情来对镜懒梳头,
暮雨潇潇庭树秋。
莫怪闲人垂玉笋,
只缘惆怅对银钩。

反使得陆羽无词以对,只有皎然棋高一着,信口念出一曲词来,名叫【仙吕·赏花时】:

做什么三叠阳关乌石岭,
也只为随手对芽入仙境。
低头则闻栗香莫离轻,
抬头听兀那流莺树顶。
日当午避不的风城,
便则索回僧伽蓝摩茗品。

随着皎然大师【赏花时】的结束,“佛、道、儒”三人行的参与者均喜笑颜开,一摸布袋确也有了不小的收获,玄通法师便趁时把“三人行”请下了乌石山回了东山寺,将各自布袋中对叶茶青散在后厅的竹筐上,任其散发潮气,慢慢阴干。

当茶青稍干后,玄通法师即吩咐东山寺中的制茶僧人将茶青放入铁锅内,锅下生起火来,再用两把长柄木叉或竹叉在锅内翻动,使茶青不断地上下翻飞。稍时香气四溢,发出啧啧的声响,谓之“杀青”。此时的制茶僧人,立刻把锅内茶青取出,放进细竹丝编成的竹帘上,用双手将茶青不断地揉搓,直待茶青渗出水来即止,谓之“揉茶”,然后将锅中茶叶摊在半人多高的竹笼顶上用细竹丝编成的大竹盘里,在其下方用火炉的“文火”烘青为干茶,谓之“烘干”。这样做出来的干茶,色泽光鲜,鲜绿中带黄,个体细小,状若毫毛,时称“毛茶”。干茶制成后,玄通法师设定茶会,专请皎然大师、陆羽、李季兰品茶与评茶。茶室设于玄通法师禅房外室。外室旧称方丈,面积也一方丈大小,上挂一幅《僧朝天竺图》,左右两侧各置一竹制茶几,甚轻巧玲珑。一茶几各布两个竹制椅子相傍,制作也颇精细,椅背上编织茶花、莲花为饰,浅黄油漆为底,观之予人以宁静之感。每只茶几上各置浅黄色茶盘一只,盘内置白瓷小碟五个,各盛桂花子、姜粒、葱粒、蒜粒、芝麻等。在外室中有小火炉两只,各配陶壶一只,由品茶者自便,要品沸水泡茶,则用茶炉烧开茶姆泉,撮毛茶于碗,直接用沸水冲开,这种品法,茶味显得清醇,色香单纯,易于品出茶叶本身的色香味形的本质,也就是各类茶、各山茶不同的原汁原味,从而加以比较,评出优劣;如欲品味加料茶汤,则除取毛茶投入茶炉外,再从五只瓷碟中,任取一种或数种配料或桂、或姜、或葱、或蒜、或芝麻,一同放入茶炉,再注以西霞坡的茶姆泉,烹煮一定时间后,浇其茶汤于各人的茶碗中,即可品饮。这种品饮法,茶味香艳,因人而异,或重馨、或爱辣、或忌涩、或喜甜,评价各不相同。偏偏皎然、陆羽、李季兰这三个茶人来天姥山追求的目的是来考察茶味,收集茶叶的标本,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泡茶来品评茶质。这样两只茶炉全都烧起开水,待等烧滚西霞坡的茶姆泉后,由陆羽亲自动手,把陶壶提高,在离碗两尺来远的地方,用左右手配合着一

斜,将一股洁净的水柱,带着白雾似的热气,由高而下一滴不漏地冲入茶碗中,搅得毛茶一起在滚水中打起漩涡来。稍时,毛茶伸展开它的对叶,叶面上呈现粒粒气泡,犹若一只只金雀含珠,在透明若晶的淡黄色的茶汤中缓慢地浮动,仿若鸟群在空中翱翔,然后在碗底聚集一处,停了下来,如鸟雀归巢,一动不动地依靠成团,让茶人一一品评。皎然、陆羽、李季兰细观那碗中的茶汤,亮洁无尘,简直比琉璃还要透明得多,就一起端茶碗于鼻细嗅,觉得有深山毛栗的醇香,细品之栗香粘于舌齿,嚼之甜味尤存。品罢,一致评定天姥东麓,东山寺后北侧乌岩山茶圃中的对叶茶,具有色香味俱佳的优点,可算得上等之茶品。茶会末,众人又议论一番,由玄通法师推介下一个考察地点,定在东麓三十六湾溪坑东侧,地名称作“黄龙出洞”的大山岗上。

李季兰听得茶山名叫黄龙出洞,觉得有些怪诞,就问玄通法师说:“茶山取名为黄龙出洞乃是少有的,里面可有什么讲究呢?”玄通法师听李季兰动问,竟激起他的劲头,叠起右手食中两指,朗朗说道:“天姥自古为神仙福地,素称道家十六圣境,东西山麓均有水,山腰有水,顺坑直下,并归溪流,宜于蟠龙。西北侧旌竹山,有龙潭坑,常有乌龙出没。从龙潭坑南直上十余里有一腾空岭,其岭高耸陡峭,行走如腾空,故名叫腾空岭,岭下有一大溪,也称龙潭坑。龙潭坑下游不仅有龙潭,还有龙床、踏粥潭、千丈潭等圣境。两岸群峰壁立,曲曲弯弯,随水盘绕,呈右狮左象扼守之势,常有青龙隐约游动,风前雨后,常驾云雾飞舞于上。龙潭坑与三十六湾溪隔山对峙,龙潭坑居西,三十六湾坐东,上游拐角处又有碧岩潭,潭周巨岩嶙峋,却又十分幽静,少有人来人往,潭中却藏着一条身强体壮、头若芭斗,长可十五六丈,鳞甲金光闪闪,四爪如铁钩的雄性黄金龙。这碧岩潭处境冷僻,却住着从安禄山起兵由范阳造反时,从洛阳逃难到天姥山的一户人家。这一家共三口,父亲姓洪名福,母亲姓郑名嬷,都已年及五旬以外,两老有一女,名唤洪素娥,年方二十,正当青春年华,生得柳腰玉面,杏眼桃腮,妩媚动人,只是来自刀兵混乱之地,路上历尽风霜雨露,饥寒交迫之苦,显得有些憔悴。这一家三口,来到天姥山,人生地不熟,且又惊魂未定,尽往山角落里走,最后择定在碧岩潭南侧的双尖山腰,找得块坡地,搭起了两间茅草房,每日里挖点野菜,点种些南瓜、丝瓜,摸几条鱼虾,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,禁不住日渐一日地消瘦下去,致使洪福病倒在床。有道是福无双至,祸不单行,患病的洪福,由于缺医少药,再加连饥带饿,自然一命呜呼,甩下妻女,撒手归天。洪福老婆郑嬷与女儿素娥,此时束手无策,不由得生出自杀的念头。正当其时,从门外进来个青年壮士,只见他生得五大三粗,熊腰虎背,豹眼阔嘴,只是皮肤有些黝黑而已,看上去显得威风凛凛。这青年壮士自称姓黄名长生,是住在离此不远的樵郎,家中早年父母双亡,是一个单身汉。他又言词诚恳地对郑嬷和洪素娥母女说:‘大妈,小妹,快节哀,如有为难之处,我愿尽力相帮。’郑嬷和洪素娥正在绝望之时,听到这个名叫黄长生的年轻人这样说,真好比在漆黑的深夜里,猛然看到一线光明似的,只能是连连称谢,双手合十拜了个不停。随着郑嬷与洪素娥母女道谢声一落,黄长生利索地转身从门外拎进两袋粮食,又麻利地打开两只袋子的袋口,原来分别是一袋玉生生的珍珠米和一袋香喷喷的白面粉,这是郑嬷母女半年来不曾见过的宝贝,惊动得两人的心头小鹿扑扑乱跳。不

一会,黄长生又从门外抓进三只家禽,乃是二鸡一鸭,竟当堂生下二枚鸡蛋与一枚鸭蛋,使得两间死气沉沉的茅草房内充满了生机。这样,母女两人还有什么话说,就与黄长生住到一起,成了一家人。郑嬷不仅很妥善地料理罢洪福的丧事,还招赘进一个上门女婿,他理所当然黄长生,只是为了守孝三年,一时间,还不能拜堂成亲。黄长生倒也不急于做新郎,认真地搞起了家庭基本建设,另择地基邀集了哥儿们,全凭自己的双手,盖起一幢三间两侧面的二层茅草楼房,取名叫“听雨楼”,还开垦了些田地,种植水稻、玉米,不仅够家人的食用,还养起一群家禽、家畜。还有件惊人的事是,黄长生这人不知休息,只要有一点空间,就会去爬山种茶。在碧岩潭附近的双尖山、风洞岩山、狮子岩山,贴路盘山上都点种了茶秧。这边种遍后,又涉溪爬上对面的大朗雾顶山、鸡冠山、大摩峰、飞瀑山上去种。奇怪的是,他种的茶树生长神速,三年下来就可采摘,且树高过人,采摘时必须攀枝采摘。其茶芽也相当粗壮,如食指指尖那般大小,色泽翠绿而又鲜亮光泽且布满细绒毛,叶的周边有三十六个锯齿,叶上筋络分明,叶脉清析,微凹而历历在目,闻之有青苔香味,泡茶、烹茶宜用竹园山泉,茶叶清彻明亮,饮之口感清爽,饮后生齿齿间回味无穷,遗香悠远。黄长生高兴时,常会指着自已种的茶树自言自语说:‘这就是龙茶。’黄长生在山上料理茶树想念洪素娥时,就会唱起山歌,素娥听到歌声,也会走出门来与他对歌,只可惜当时没有人为他做下笔录。当年一家三口上山采了茶,也将它制成茶干,每芽弯曲如钩,也有人把这起名叫做‘碧牙’。忙碌罢农历三月,竟得碧牙三百引。黄长生用竹排从水路将干茶运至山阴平水脱手于茶员外,得钱三千贯,高兴时地回到碧岩潭,把钱一五一十地交给未来的丈母娘郑嬷,自己却一分不留。郑嬷是在苦海中活了五十多年的女人,苦得连名字也捞不到,只拣了个公共所有的‘嬷’字,凑合着被人叫。如今想不到安禄山造反,竟把她一家从黄河边赶到这江南的山窝里,只凭着一个‘茶’字,就让她发了笔财。她要报黄长生的大恩,亲自作主把自己的宝贝女儿洪素娥嫁给黄长生,并在三天内,做些准备,让小两口拜堂成亲,送入洞房。”

玄通法师把碧岩潭的来历讲到这里,陆羽不等玄通法师讲下去,便兴奋起来,连连拍手称快。陆羽这一乐,却引来了李季兰的一句说词,她似笑非笑地说:“洪素娥这个大美人是和黄长生成亲,又不是和你成亲,要你起什么劲?”这酸溜溜地几句话,说得陆羽好不尴尬。玄通法师看着陆羽的尴尬相,忍住了笑,再继续着他的话头:

“黄长生与洪素娥成亲后,夫妻十分恩爱,一个月后,素娥便有了身孕。这一来,让一家人高兴异常。郑嬷就开始为自己的下代人做起了衣裤鞋帽,什么单衫裤、衫衫裤、棉衫裤、猫儿帽、狗头鞋、相公帽、虎头鞋,做起了一大堆,琳琳琅琅挂的挂,摆的摆,炫人眼目。只因为她采茶制茶,让她发了一点小财,老人家拿定主意要好待自己的子孙,再不能让小辈像自己那样受大半辈子的煎熬。可洪素娥却有着自己的担忧,只怕生孩子疼得受不了。平时言语谨慎的黄长生出来说话了。他说:‘素娥,别怕,我可以保你生孩子不疼,像老母鸡生蛋时那样爽快,还可保你肚子里怀着的一定是个雄的。’他说话时的语气,犹如斩钉截铁般,说得合家人一齐哈哈大笑起来。接着是时间过了一天又一天,转眼间素娥的身孕已怀满十二个月,照常规说她早该分娩了。这时郑嬷与素

娥又担起了心事,一天到晚念叨着:‘怎么肚子一点动静也没有呢?’如此,这母女俩又着急起来,叫嚷着要去会稽山阴找名医看看。这样,黄长生又张嘴说起话来,说素娥肚子里的孩子是他黄长生的种,要怀满三年才能出世。当年他也是在娘的肚子里呆满三年才出世的。这一席话,说得郑嬷与素娥母女俩哭也不是笑也不是,无奈何只能耐心等待。好不容易让她们等满了三年,果然素娥的肚子疼了起来,真的要产孩子了,可一时又产不出来,直待素娥挣扎完一夜,终于产下一枚似鹅卵般形状,重达八斤的大肉团,外面罩着一层皮,吓得郑嬷和素娥母女张口结舌,几乎要昏死过去,这时黄长生又出来说话了。他说素娥生个大鸡蛋不足为奇,他黄长生的娘也产下过大鸡蛋,后来才生了他,所以他的身体特别强壮。说完了,黄长生捧起大鸡蛋,心平气和地将它放进篮子,用锄头柄挑着上了溪对岸的飞瀑山,挖了个坑,将大鸡蛋放下深坑,在上面盖上泥土,埋入地下了事。”

玄通法师调转头头又说:“你们道这黄长生为什么把大鸡蛋埋入地下呢?因为黄长生不是个凡人,而是碧岩潭里的黄金龙,那大鸡蛋正是他的龙仔蛋,需要在山上挖个洞,将这龙仔蛋放入洞中接受阳光的孵化。黄长生理好大卵蛋后,不要多少时日,这里就长满青草与树苗,密密麻麻的,凡是发现不了这个龙仔洞的,经阳光孵化,大卵蛋吸得山间灵气,龙仔就破蛋而出,全靠吸岩精与地髓长身体。这龙仔在洞中一边长大,一边在洞中不断地滚动,把个龙仔洞越洗越大,经过岁月的变迁,龙仔洞就被滚成了个地下龙潭,龙仔就长成一条叫‘蜃’的小龙,形状已与成年龙差不了多少,只是还缺两只角。这只龙仔已变成成为蜃,他只得头顶时是一阵又一阵发着奇痒,只等待着父龙或母龙来引导。那时,蜃就会破洞而出,随着地下龙潭的狂潮与天降暴雨形成的洪水,乘风破浪地奔向大海,这就是民间传说的‘出蜃’。蜃到了大海之后,就会快速成长,直待自己的头上长出一对七丫八叉的龙角,才算得是一条成龙,他就会腾云驾雾,带着暴雨回转出生地来探亲报恩,这在民间叫作‘回龙’。

时间又过去了三年,忽然有一天,天降暴雨,随着大风溪流中泛起浓黄大水,而且越来越大,气势确实怕人。郑嬷和素娥母女两人躲在楼上,透过窗子盯住对面岩崖上被暴雨激起的千万点水花,心中惴惴不安。那黄长生独个儿在楼下,只一个劲地打转转,显得十分的焦躁。突然,他一蹿身,冒着暴风雨冲出门去,奋身跃入狂涨的溪潮,化作一条巨大的黄龙,张开大嘴露出铁牙,挥舞龙爪,窜上飞瀑山,对准大卵石堆的埋藏处,将身体直立起来,挥舞两只前爪往下直刨,只三五下便见山洪奔泻处,带出一条无角的小黄龙来。大黄龙立即随波逐流领着小黄龙奔向大海,这就是飞瀑山‘黄龙出洞’地名的由来。眼前的一幕,郑嬷与素娥母女只依稀地看到一瞬间,便躲入床帷里去,用被单蒙住头首,只是一个劲地叫喊‘长生,长生’不歇。两条龙听得亲人的呼唤,便不时地回头返顾,龙是力大无穷的神物,这一回头就引起地形的变化,形成溪流的弯道,两条龙一共回头返顾了三十六次,故而这条溪就有了三十六个弯道,人们就叫这条溪为三十六湾溪坑。”

玄通法师把“黄龙出洞”的传说,那里所产“碧牙”茶的特性介绍完后,即戛然而止。急得陆羽连连追问:“黄长生送儿子到大海之后,回碧岩潭没有?”玄通法师笑笑说:“没有下文。”这样陆羽只能摇头叹息,李季兰也不禁两眶含泪。(待续)